

<p>參賽類別</p>	<p><input type="checkbox"/>小說組 <input checked="" type="checkbox"/>散文組 <input type="checkbox"/>新詩組</p>
<p>作品名稱</p>	<p>濃湯</p>
<p>最初的生命，在 1920 年代，科學家推論，或許是誕生於一鍋翻騰的海洋——「原始湯」。億萬年前，那碗混雜著各種化學原料的太古濃湯，以閃電作為能量，慢慢地從無機的世界，熬出了第一個細胞。</p> <p>或許真是如此吧。在一條緊貼著蔚藍海洋的公路上，當海風灌滿車廂，濕氣與鹹味同時湧入鼻腔，我的思緒不由自主地漂向那些關於生命起源的浪漫假說。右側的海面像無盡的卷軸，持續在視線裡鋪展。浪花層層拍打海岸，將那刺眼的陽光揉碎成潔白的棉絮，一把把撒落岸邊。</p> <p>然而，即便有海風吹拂，八月依舊熾烈，宛如一座燃得正旺的火爐。我緩緩拉起車窗，將滾燙的熱浪隔絕於外。車子沿著屏鵝公路向南筆直前行，右手邊是藍綠色的臺灣海峽，左手邊則是綿延起伏的中央山脈，如兩列肅立的兵士，默默在兩旁護衛。我抬起頭，望著天空的白雲。那雲似乎壓得太低了，低得像是隨時都會落下來。</p> <p>——一個月前，雲真的在那裡落了下來。</p> <p>那時的天空灰得低沉，壓在雲林的大地上。雨絲細細斜落，塔前石階的積水泛起一圈圈漣漪。2025 年，臺灣南部的七月，雨幾乎沒有停過。氣象局說，那是自 1951 年以來，平地雨量最多、日照最少的七月。也許正因如此，連心緒都帶著潮氣。潮濕的泥土氣息，混雜著裊裊線香，在甕旁久久不散……。</p> <p>「前方路口向右轉。」</p> <p>導航系統的語音響起，驅散了思緒中那片灰濛濛的天空。當我回過神時，畫著可愛企鵝的「國立海洋生物博物館」棕色標示牌，已悄然退入車內後視鏡。</p> <p>走進海底隧道，藍光自水族箱深處溢出，人群不自覺放輕腳步，彷彿進入一座靜謐的水晶宮。熱帶珊瑚礁魚群悠游其中，紅魚貼著玻璃滑過，腹部像一張可愛的笑臉，似乎刻意要逗人歡喜。珊瑚王國館內，飼育員潛入巨缸，只見他剛抬起手取出食物，成千上萬的魚群便瞬間湧來，將他簇擁在中央，旋繞成一朵朵不停盛開的花，觀光客屏息注視。我忽然想起七月的塔前，人們也是這樣圍繞，只不過中央不是飼育員，而是一口金斗甕。魚在水裡，人在甕前，都是圓，只是水裡的圓熠熠生輝，甕前的圓卻靜謐無聲。</p> <p>那是一甕溫潤厚實的象牙白浮雕結晶釉金斗。師傅將它安放於地，旁邊整齊排列著已處理過的深褐色骨骸。</p> <p>就在前一年，十年之期已滿，本應是開墳撿骨的時候，然而因外伯公在那年辭世，長輩顧忌「重喪」的習俗，決定將儀式延後一年。三月底的一個晴日，天空乾燥無雨，風裡帶點泥土的暖意，我們先在墳前焚香，稟告土地公。開墳時，撿骨師囑咐我們暫且迴避，不要直視，以此避煞。只見鐵鏟落下，鏗鏘聲中，棺蓋揭起，一股陳年的氣息夾著潮濕竄出，彷彿這十一年的歲月在此刻瞬間逸散，片刻後，他才示意我們可以靠近。棺內仍留著她的形狀，衣物早已化為暗褐的碎布，撿骨師將骨頭逐一取出，甚至剝開棺內完整的手</p>	

套，連最細小的指骨也不容遺落。陽光灑落在骨片上，那是她沉睡多年後的重見天日。

四個月後的此刻，這些骨骸已整齊列於甕旁。

空間裡靜得近乎凝固，唯有器物碰觸所發出的輕響。師傅在甕底鋪了木炭，應是為了除濕。只見他執筆蘸硃砂，沿著大腿骨畫下一道紅線，是為「血脈」。手肘、腳脛、肋骨與上下顎，以紅絲綑束。脊椎纏線後，再以大貢香支撐，似為助其直立。最莊重的頭骨，則以白布小心包裹，由筆點上眉眼，這是「開眼」，也就是讓亡者在另一個世界，不至於無相而行。

裝甕的次序嚴謹：趾骨先入，脛腓並排，再安股骨，其後是坐骨、骨盆。往上，脊椎節節歸位，肋骨、肩胛、鎖骨覆其上，再依序安置肱骨、橈骨與尺骨。至於零碎的掌骨與蹠骨，則被分別收進小紅袋，再置入甕中。師傅的手極其專注，像在拼合一幅耗費十一年的拼圖。那些曾與泥土共眠的散落記憶，如今在他指尖，逐一喚醒，重新歸位成安靜打坐的人形。為使其穩固，師傅以紅紙包裹的木炭與金紙墊起，反覆調整，直至姿態平衡。當一切安置完畢，骨姿蜷曲而坐，雙腿微收，雙臂環護，頭端正於上，宛如胎兒回歸母體……。

……不知我已走出海底隧道多久，抬頭時，映入眼簾的，是懸掛在天花板上的藍鯨骨架。世界水域館的大廳，那座由鯨骨組成的聖殿，以潛游的姿態，靜默凝固於永恆的時光裡。在燈光的照射下，象牙白的骨骼鍍上了一層溫潤光澤。

我從資料得知，這頭長達二十公尺的龐然大物，於2020年一月出現在臺東長濱的海灘，成為臺灣有紀錄以來第一隻擱淺的藍鯨。然而，本該有八、九十年壽命的牠，被發現時僅不到兩歲。生前，牠的頭部似乎被四、五公分粗的漁具繩索纏住，經過長達五、六個月的漫長折磨，最終因無法張嘴進食而活活餓死，鯨骨上至今仍清晰刻印著深深的勒痕。

人們抬頭驚呼，仰視那巨大的白色骨架，卻很少有人真正去想：那曾是一條努力掙扎過，卻不幸消逝的生命。那一刻，我抬頭凝望，看見的是雄偉藍鯨之骨，低頭時，腦中卻又浮現那甕中之骨。

我的舅媽，是那種總帶著笑的人，或許因為長年跟著家人在外收帳，笑容已深深刻印在她的臉上，既能安撫他人，也能讓自己顯得從容。

在我的記憶裡，舅媽幾乎是「玉米濃湯之神」。我第一次嘗到那碗湯時，忍不住驚訝地問母親：「這是外婆煮的嗎？」得到的答案卻是舅媽。那份驚訝源於湯頭的獨特：香氣單純卻濃郁，口感綿密又不膩，恰到好處地調和了溫暖與清爽。看見我讚不絕口，母親甚至不止一次向她討教秘方。

也許是因為我與表弟年齡相近，舅媽對我格外照顧。逢年過節，她總會神秘地笑著塞來專門為我準備的零食和小玩具。記得有一次，她和表弟們去牛排館時，還特別把我帶上，又有一次，我和表弟在古坑的石頭公園玩耍，她則靜靜站在一旁，慈愛地看著我們，臉上始終掛著微笑。她不僅熱情好客，還多才多藝，除了會操作堆高機，連聯結車也難不倒她。對年幼的我來說，那能力幾乎堪比英雄——一個總帶著笑容，又能輕鬆駕馭龐然巨物的大人。

由於工作因素，她很少真正坐下來吃一頓完整的飯，零食與甜點幾乎成了她的日常。每當我們登門拜訪，午後的客廳裡，總能看見她端出紫砂壺。茶香氤氳，伴著滿滿一桌餅乾、烤地瓜等各式各樣的零食。她總是笑盈盈地招呼我們：「快來吃啊！」，若我們遲疑不前，她便乾脆親手遞到眼前，執意要我們嘗上一口。那時我們只覺得這是她的習慣，誰也未曾想過，這樣的生活習慣，竟與日後折磨她的病痛悄悄交纏。

2012年的冬天，三十七歲的她的一次自我檢查時，摸到乳房有異樣的硬塊。當時醫師建議立即開刀，可她心裡再三衡量後，還是決定履行與孩子們約定已久的日本之旅，等到過完年回到醫院時，診斷已是乳癌第三期。

治療是一場比駕駛聯結車更為漫長而顛簸的旅程，只是這一次，方向盤已不再是她能掌握。化療與放療交替，使舅媽的頭髮一撮撮地脫落，便買了幾頂假髮，搭配圍巾與帽子，努力維持漂亮的模樣。為了方便化療，她在鎖骨下方建立Port-A人工血管。即使如此，每三個月的回診中，醫師仍陸續發現肝臟、肺部等處發生了轉移。雖然病況愈來愈難掌控，她卻從未停下掙扎，除了正規醫療，也曾尋求民間偏方，甚至求助算命、到廟裡祈福。命理師說，只要熬過三十九歲的關口，就能無事。

然而，她終究還是沒能跨過這道坎。

我最後一次見到舅媽，是在彰化基督教醫院的安寧病房。

鼻腔裡瀰漫著消毒水與藥物的氣味，與她家午後的茶香相去甚遠。病床上的她，已不復昔日的印象，化療帶走了頭髮，臉色近乎灰白，雙頰深陷，眼窩深邃，身形瘦削，連笑容也益顯僵硬。或許連記憶也開始模糊，當她茫然地望著我時，彷彿在腦海裡努力翻找，卻始終找不到我的名字。

那一天，她已經打了嗎啡。她輕聲對母親說：「這馬身軀燒唸唸，馬西馬西哦。（現在我身體暖呼呼的，很舒服哦。）」母親卻轉過頭，悄悄抹去眼淚。舅媽還笑著說：「我有三個女兒，都很漂亮吧！」其實，那是因為她買過幾頂假髮，讓三個兒子各自戴上。她曾經邊拍照邊笑，說那是她「三個可愛的女兒」。病房外的遊戲室裡，三兄弟還在玩耍，最大的也不過十歲，最小的才七歲。我不確定，他們是否意識到，這已是與她最後相處的時光。過了一會，舅媽說自己有點累，想要小睡一下。誰能料到，自那一覺以後，她便再也沒有醒來。

我曾不只一次想像，她在那場小睡，是否做了一場夢，一個屬於她的夢。如果真有夢境，它會不會如同我眼前的海底世界？世界水域館裡，我站在幽藍的水箱前，鯊魚從容掠過，背鰭劃出一道冷光。極地水域中，空氣寒冽，使人恍若置身極地，企鵝群在冰岩間蹦跳、滑行，水裡水外兩個世界緊緊交疊。有的抬起雙翅，昂首凝望飼育員手中的魚料；有的俯身蓄勢，準備縱身一躍、潛入水中。孩子們的臉貼著玻璃，當水花驟然濺起，尖叫與笑聲同時迸裂，聲音像是在冰層下迴盪。

再往前，是海豹的獨角戲。飼育員短促一聲哨響，手中飼料劃出弧線，牠便破水而出，身形矯健，精準地如受過操演的士兵。觀眾鼓掌，快門聲此起彼落。三、四層樓高的巨大水箱裡，海藻舒展如水下森林，隨著水流緩緩搖曳，溫帶魚群翻舞旋繞，潛水員吐出的氣泡自底部直直升起，拉成一條纖細的白線，將深海與天頂縫合在一起。

台灣水域館的觸摸池旁，孩子們依序伸手入水，小心翼翼地撫過堅硬的海星、尖刺的海膽，或是軟綿的海參與海兔。那觸感冰涼，帶著奇妙的律動，在掌心輕顫，有人笑出聲，有人猛然縮手，甩起一串水珠。這種冰涼，短暫而無害，甚至讓人心生好奇。在海生館裡，孩子們將冰冷當作驚奇。

然而我的手心，卻在那瞬間浮起另一種記憶，那不是驚奇，而是徹底失溫的冷。那天，棺木前香火氤氳，舅媽靜靜躺臥，雙腳朝向大門。禮儀師為她化上淡淡的妝容，眉眼安詳，像是那笑容從未消散。可當我忍不住伸手觸碰時，指尖傳來的，卻是如河底石頭般僵硬、無法回溫的冰冷。

葬禮是在冬天舉行的。

2014年的農曆正月，西螺的老屋，客廳早已清空，棺木橫陳其中，四周拉起屏風，把空間分割成兩個世界。〈南無阿彌陀佛〉的誦經錄音，自小小的音響循環播放。那音律聽久了，宛如困在緩慢燃燒的香爐裡，時間的流逝變得模糊不清。

大人們穿著素衣，低聲交談，孩子們則被叮嚀不許亂跑，卻還是忍不住張望、嬉鬧。桌上堆滿了蓮花紙，長輩在桌前輪流摺法船、金元寶，由於蓮花要摺一百零八朵，我也被分派去摺。那張在四個角落分別寫著「極」、「樂」、「世」、「界」的黃色蓮花紙，在我指間不斷對摺、壓平、再翻起。不知過了多久，直到手指泛紅，我仍不明白其意，只知道那一年，從暑假阿祖的百歲喜喪，到春節後舅媽的病逝，我的十歲幾乎都在佛音、素食與紙蓮中度過。

法會上，我站在靈堂前，當祭文聲聲念起，不知為何，所有壓抑的情緒在那一瞬間潰堤。哭聲之大，甚至驚動了舅舅，他轉頭望著我，眼裡滿是訝異。那場葬禮裡，哭得最大聲的，最後竟是我。或許大人以為孩子在一旁嬉戲，什麼都不懂，卻忘了孩子往往最容易被氛圍淹沒。大人的沉默、佛音的無盡、摺紙的重複，都在心底積累，直到再也壓不住。

葬禮的尾聲，火堆裡燃燒著庫錢、紙蓮、生前衣物，火光映照著每個人的臉。因為三個表弟年紀還小，神主牌交由較年長的表兄代為捧著。忽然，兩個表弟童言童語地說，他們看見媽媽在遠方微笑，朝著他們揮手……。

如果說，最初的生命誕生於海洋，萬物皆在其中展開第一口呼吸。那麼，當生命走到盡頭時，它的歸宿又在何方？或許隨浪漂泊，化作海葬的一縷泡沫；或許靜臥柩中，成為土葬的一抔塵土。無論形式為何，終究都是將生命交還給更宏大的自然。

……七月的那天，雨雲低垂的日子，當那乘載著舅媽最後身影的象牙白浮雕結晶釉金斗，甕口終於被封閉時，撿骨師在甕身貼上姓名與生卒年月，讓她的離世在懷念中再次確認。親友上香，合掌低語，甕被穩妥地抬起，送往前方的納骨塔。塔樓內，龕位一格一格，整齊劃一地安放著一個個家庭的名字。空氣溼悶，香灰的氣味於走廊盤旋。在阿祖的隔壁，那尊白甕就此落座。至此，進金——或稱晉塔——終告完成。雲落自天，甕安於地。從此，她的名字已有安身之所。

然而，白甕的安放，並不等於記憶也放下。

告別海生館的數日後，某個晚上，母親端出一鍋熱氣騰騰的玉米濃湯。那熟悉的香氣倏然湧上鼻尖，我一時愣住。那白色瓷碗裡，奶黃的湯面翻滾，玉米粒沉浮其中。我輕輕舀起一匙，熟悉的味道在口腔裡化開：湯汁濃稠，記憶中那玉米的甜與奶香的厚重現，且不覺得膩。

或許，生命的開端，的確是浩瀚海洋的一鍋原始湯。然而，生命的餘韻，卻可能只是這樣一碗玉米濃湯。對我來說，在這熟悉的滋味裡，她依然存在——不是以骨甕，不是以碑文，而是以最尋常的方式，留在我的心中。於是我想，生命不應只是開始與結束，而更是一次次被煮沸、被記起、被傳遞。海洋仍在翻湧，浪潮依舊拍岸，餐桌上，濃湯的香氣縈繞不散。

我們誰也沒有提起她的名字，而湯卻先替我們說了。

